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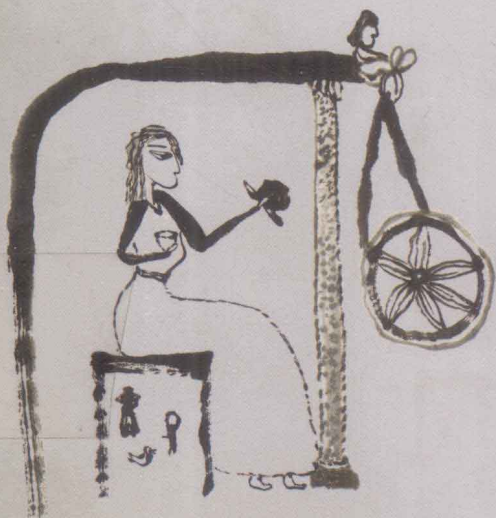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蔡翔主编

贾平凹代表作

油月亮

贾平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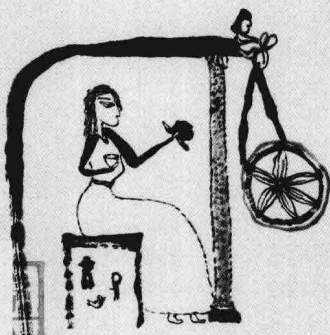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贾平凹代表作

油月亮

贾平凹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油月亮 / 贾平凹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新经典文库)

ISBN 7-5313-2687-6

I. 油… II. 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45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平 子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 楠

定价: 26.00 元

中国当代文学自 1977 年以后,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而至八九十年代,则渐成它的巅峰形态。一个世纪已经过去,大浪淘沙,却仍见满地金光耀眼。有一些名字已经载入史册,有许多作品,事实上已被人们目为经典。

所谓“经典”,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之中经久不衰,并时时生长出新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文学由于受其写作母语的制约,其经典性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它的存在语境。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时间已经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新经典”,并以此以区别于现代经典文学。

编辑这套丛书的起因, 仅仅源于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商业

时代的反抗。正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出版市场鱼龙混杂，并渐渐形成某种艺术的误导倾向。长此以往，严肃文学将渐成萎缩之势。因此，向人们推荐真正的经典文学，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去的时代，而是要为读者重新开辟一个美文学的想象空间。

我们还设想，将这套丛书推荐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辅导读物。因此，我们特邀请著名学者李欧梵、王德威、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等教授担任本套丛书的文学顾问。

本套丛书将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出版时间的先后，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完全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原因，特此说明，以消除世人的庸俗之见。

对于贾平凹,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有关这个作家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意义总是在不断地生成。正是这一点,鼓励了人们对经典的再解读。

我在80年代的早期,就开始阅读贾平凹的作品,当初深深感动我的,是《满月儿》。那种浅浅的单纯的美,固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叙述的深刻性,而在贾平凹后来的写作中,也很少再见到诸如《满月儿》这样的小说。但是我一直有种感觉,隐蔽在贾平凹作品最深处的,仍然是这种天真和单纯。

在80年代,贾平凹对社会的变迁显得相当敏感,几乎生活的每一点变化,都能影响到他的写作。我至今还记得,《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作品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震撼。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早期“改革小说”的粗糙和简陋被有效地克服,而人的深层的心理变化以及复杂的文化冲突则构成了叙述的主要线索。即使在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它们的时候,往事仍然拂面而来。

不过,我觉得,在贾平凹的写作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仍然应该是他的《商州初录》。这部作品不仅是“寻根文学”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于贾平凹个人来说,也意味着一个作家

的最后的成熟。《商州初录》使贾平凹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根，也使他找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语言的感觉在这里完全苏醒，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流淌着自然的灵性。传说、轶事、趣闻、野谈……遥远年代的记忆，在这个作家的叙述中，听到了一种现代的回音。

正是经由《商州初录》，确立了一种后来被李庆西命名为“新笔记小说”的叙事形式，而到了《太白山记》，似乎意味着贾平凹已完全摆脱了西方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而进入一种写作的自觉状态。

正是在这一阶段，贾平凹多方面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除了《商州初录》、《太白山记》这类作品，某种传奇故事也在他的小说中复活，比如《五魁》等等。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争议，但是这部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明清小说——比如《金瓶梅》——的影响痕迹也是依稀可见。

的确，贾平凹的写作一直处在不断的探索 and 变化之中，也因此，他的小说深受读者喜爱。1999年，我在福建的一个地方乘筏飞越激流，途中，偶听梢工聊起贾平凹，对其小说竟是非常的熟悉。平凹知之，亦会感到高兴。

(蔡翔)

编辑例言	1
前言(蔡翔)	1
腊月·正月	1
太白山记	106
天狗	146
五魁	194
黑氏	244
美穴地	279
龙卷风	318
梅花	357
制造声音	370
阿尔萨斯	376
火纸	385
油月亮	407

腊月·正月

1

这地方很小，却是商州的一大名镇。南面是秦岭；秦岭多逶迤，于此却平缓，孤零零地聚结了一座石峰。这石峰若在字形里，便是一个“商”字，若在人形里，便是一个坐翁。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秦时，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避乱隐居在此，饥食紫芝，渴饮石泉，而名留青史。于是，地以人传，这地方就狭小到了恰好，偏远到了恰好，商州哪个不知呢？镇前又有水，水中无龙，却生大娃娃鱼，水便也“则名”，竟将这黄河西岸的陕西的一片土地化拙为秀，硬是归于长江流域去了。

地灵人杰，这是必然的。六十一岁的韩玄子，常常就要为此激动。他家藏一本《商州方志》，闲时便戴了断腿儿花镜细细吟读；满肚有了经纶，便知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正史野史之趣闻，至于商州八景，此镇八景，更是没有不洞明的。镇上的八景之一就是“冬晨雾盖镇”，所以一到冬天，起来早的人就特别多。但起来早的大半是农民，农民起早为捡粪，雾对他们妨碍；小半是干部，干部看了雾也就看了雾了，并不怎么知其趣；而能起早，又专为看雾，看了雾又能看出乐来的，何人也？只是他韩玄子！

他是民国年代国立县中毕业生。当时的县中是何等模

样？他只说一班仅有十一个人，读《四书》，诵《五经》，之乎者也的倒比现在的大学生文墨深。这一点他极自信：现在的学生可以写对联，但没他的对仗工整；现在的学生可以写文章，但他却能写得一手好铭旌。他一生教了三十四年书，三年前退休，虽谈不上是衣锦还乡，却仍是踌躇满怀。因为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有当县委书记的，也有任地委部长的；最体面的是，他的长子，叫大贝的，竟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又作了记者，在省城也算个了不得的人物！如今在村中，小一辈的还称他老师，老一代的仍叫他先生，他又被公社委任为文化站长，参与公社的一些活动，在外显山露水的并不寂寞。他家里，四间堂屋，三间厦房，墙砌一砖到顶，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一般坚固。小儿二贝已结婚；大女叶子也已出嫁；他坐在院中吃吃茶，看看报，养花植草，颇为自得。他口里不说，心上迷信，自认为是家宅方位好：住在镇东高处，门正对商字山正中，屋近靠秦时四皓墓的左侧。

现在，又是一个冬天，商字山未老，镇前河不涸，但社会发生了变迁，生产形式由集体化改为个体责任承包。他欢呼过这种改革，也为这种改革担忧过，为此身子骨还闹过几场大病，却每每都得以康复，康复之后，依旧能走能动，饭量极好，能吃得一海碗羊肉泡馍；依旧天天早起，看晨雾来盖镇，日出消散，便慢慢纳闷起这天地自然变化的莫测。

今天早晨，门才打开一条缝，雾便扑进来，一团一团的，像是咕容而来一群绒嘟嘟的羊羔，也像是闹腾而来一伙胖乎乎的顽童，他挡不住，也抓不住，一觉得鼻子呛，就张嘴，张嘴便要打喷嚏，这呼吸气管的突然关闭，又突然地打开，响声是极大的。但院子里没有任何反应，东厦房门严关着，那是新婚的二贝的卧室，他们不睡土炕，已经文明了，做了清漆刷染的有床头的床，吱吱响了几下，又复归静寂。西院墙下，是竹子搭就的鸡棚，一个红冠耷拉的雄鸡，统率着二十三只温顺的母鸡，全歇在那斜棍儿上，黎明的雾朦胧，它们的眼朦胧，但全然

未动；保持睡眠后的高枝儿上的平衡，是它们聪明过人的本领。只有门楼旁葡萄架下的包谷秆儿，被风吹了一夜，叶子散的散去，聚的聚起，又被霜杀蔫了，软软地静伏着。好事的猫儿悄没声息地踏上去，又跳上砖垒的花台上，拿爪子在霜上划道儿，霜是一铜钱的厚。

他沏茶，沏得好浓呢。这一百三十里外的商南茶，一定是那些个体户货摊上的物品了，妙得过焦，土气又大；二贝给他买来后，他是从不喝第一遍的；当下在院里泼了，又冲上第二遍水，就一边吹着茶面上的一层白气，一边端了，蹲在门外照壁前慢慢地品。

三十四年的教学生涯，使他养成了喝茶的嗜好，即便作了乡民，每天早晨还要喝一保温壶水，直喝得肠肚滋润起来，额上微微有了细汗，村里人才大都起来。

雾真如古书上讲的，如烟，如尘。商字山入了远空，虚得只是一个水中的倒影，一个静浮的抛物线，一个有与没有之间。不远的漫坡下，镇子只看见个轮廓，偶有灯亮，也是星星点点的桔黄色。院外右侧的四皓墓地，十五株参天古柏，雾里似断了几截，却愈显得高耸，柏枝在风里作响，嘎嘎如鸦噪声从天而降。而照壁前的一丛慈竹，却枝叶清楚，这是他亲手植的，在整个镇子上，惟有他这一片竹子。夏天的早晨，他在这里喝茶，残月未退，那竹影就映上照壁，斑斑驳驳，蚺蚺的争鸣也似乎一起反映在了照壁上，他就老记得一副对联：

生活顿顿宁无肉，
居家时时必有竹。

当然这一切都“俱往矣”！因为去年春天以来，村里、社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使他不能称心如意，情绪很不安静；而秋后，风雨又比任何年里都多，这照壁就全部剥脱了墙皮，还垮掉了一个角，竹影爬上来，再也没有那番可人的景致了。

在这一带，人们很讲究照壁，那是房子的衣服，是主人的脸面。以韩玄子的话讲，这照壁若在一个县，是百货商场的橱窗；若在一个省，是吞吐运载的车站；若在我们国家，就是天安门城楼了。他因此给二贝说过多次，找时间修补起来。二贝竟越来越不听从，总是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已经到腊月里了，还没有修理！他给大贝发了三封信，要他回来整顿整顿家庭。大贝却总是来信说工作忙，走不脱；还说，这个家只能团结，不能分裂。可怎么个团结呢？他韩玄子在外谁个不把他放在眼里？二贝如此别扭，会给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一气之下，便擅自决定把二贝两口分出去，让他们单吃、单喝，住在东厦屋里去了。

“我太丢人！”他曾经当着二贝两口的面，自己打自己耳光，“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人敢翻了我的手梢！好好一个家，全叫你们弄散了！”

他一生气，手就发抖，吃水烟的纸媒儿老是按不到烟哨子上，结果就丢了纸媒儿，大骂一通。说什么要破这个家，就都破吧，我六十多岁的人了，风里的一盏残灯，要是扑忽灭了，看你们以后怎么活人啊！末了，又挖苦老伴：

“瞧着吧，你要死在我前头，算你有福，你要死在我后头，有你受的罪。现在的世事是各管各了，咱二贝也给咱实行责任制了。我一死，国家会出八百元的，你怕连个席也卷不上呢！”

老伴老实，在家里起着和事佬的作用，一会儿向着他，一会儿向着小儿子，常气得在屋里哭。

二贝当然是不敢言语的。打他骂他，他只能委屈得呆在他的小房里抹眼泪，抹过了，就又没皮没脸地叫爹，给爹笑，是打不跑的狗，媳妇白银却不行了，骂了她，她会故意去问婆婆：

“娘呀，二贝是不是你抱别人的？”

“抱的？”婆婆解不开话，“我一个奶头吊下来大贝、二贝，我抱谁家的？”

“那怎么我爹这样生分他?!”

婆婆气得直瞪眼，夜里枕头边叙说给了韩玄子，韩玄子翻下床，把二贝叫来质问：

“生分了你，怎么生分？在这个县上，谁不知道四皓墓？又谁不知道四皓墓旁的韩玄子把饭碗让给了儿子？儿子，儿子就这样报应我吗？”

说得气冲牛斗，打了二贝一个耳光。二贝又去捶打了一顿白银，拉着来给爹娘回话。

提起让饭碗的事，韩玄子就显得十分伤心。二贝高中毕业后，几次高考都未考中，便一直闲在家里。按照国家规定，职工退休，子女可以顶替。三年前，他五十八岁，还未达到年龄，就托熟人在医院开了病历，提前让二贝“子袭父职”，在本公社的学校里任教了。

“哈，我现在也是在商字山下隐居了！”他回到村里，见人就这么说。

于是，便有人又叫起他是商字山第五皓了。

二贝有了工作，婚姻自然解冻。年轻人善于幻想，知道进省城已没有可能，但找一个自带饭票的女子，却不算想入非非。可韩玄子不同意：种谷防饥，养儿防老，大贝已经远走高飞，若二贝再找一个有工作的媳妇，自然男随女走，那将来谁来养老呢？二贝毕竟是孝子，作难了半年，依了爹，便和三十里外县城关的白银“速战速决”。没想，绳从细处断，本来就担心儿媳不伺候老人，偏偏这白银家在城关，见的人多，经的事广，地里活计不出力，家里杂事没眼色，晚上闲聊不早睡，早晨贪睡不早起，起来就头上一把、脚上一把地打扮不清。甚至买了一双塑料拖鞋，趿出趿进，三、六、九日集市，也趿着走动。

这使韩玄子简直不能忍受！

当他一天天在村里有了不顺心的事后，只说回到这个家来，使他心绪清静一点，但白银的所作所为，令他对这个家失去了信心。他再读《商州方志》，上有一文人传略，其中说：“为

人为文，作夫作妇，绝权欲，弃浮华，归其天籁，必怡然平和；家窠平和，则处烦嚣尘世而自立也。”此话字字刺目，似乎正是为他反意而作。他不止一次地叹息：大清王朝——他却又忌讳说这个家，偏就记得同治皇帝的话——要完了吗？

他开始没心思呆在院子里养花植草。抬头悠悠见了商字山，嗜上了喝酒，在公社大院里找那些干部，一喝就是半天；有时还找到家中来喝，一喝便醉，一醉就怨天尤地，臧否人物。

愈是酗酒，愈是误村事、家事，愈是误事，愈使二贝、白银不满。这种烦躁的恶性循环，渐渐使韩玄子脱去了老文人的秉性，家庭越来越不和，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整整一个冬天，雾盖镇的奇景出现过不少次，但他没一次再能享受这天地间的闲趣。早晨起来，只是站在四皓墓地的古柏下，久久地出神，直到天色大白，方肯回来。今早，当他又在古柏下呆够了，重新回到院子的时候，老伴已经起来，头没有梳，抱了扫帚在扫院子。从堂屋台阶下到院门口，是一条有着流水花纹的石子路，她竭力要扫清花纹上的泥土，但总是扫不净。扫到东厦房的门口，摇着单扇门上的铁环，低声叫：

“白银，白银，你还不起来！你爹已经喝罢茶，出去转了！”

房子里先是窸窣窸窣的声音，接着是白银大声叫喊二贝，问她的袜子，然后说：

“腊月天，何苦起得这么早！我爹人老了，当然没瞌睡……”

“放你的屁！”老伴在骂了，“谁不知道热被窝里舒服？怪不得你爹骂你，大半早晨不起来，你还像不像个做媳妇的？起来，让二贝也起来，一块到白沟去，你妹子在家做立柜，你们当哥当嫂的，也该去帮帮忙呀！”

韩玄子大声咳嗽了一声，恨不得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吐出来的却是一口痰，说：

“你那么贱！扫什么院子？你扫了一辈子还没扫够吗？你叫人家干啥？人家有福，就让人家往死里睡，咱叶子结婚，

与人家哥嫂什么相干?!”

老伴扬了一下扫帚，制止老头，说：

“你话咋那么多！白银，你再不起来，我就砸门啦！村里哪一个没起来？总看人家王才吃哩喝哩，王才担了几担麦面才回去，人家在水磨上整整熬了一夜哩！你们谁能下得那份苦?!”

韩玄子已经在堂屋里训斥老伴话太多，又要去喝茶，保温壶里却没有水了，就又嚷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去烧水，小女撅了嘴，不肯去，他便开了柜子，取出一瓶酒来揣在怀里，出门要走。

“你又要哪里去？”老伴挡在门口。

“我到公社大院去。”韩玄子说。

“又去喝酒？”老伴将瓶子夺了过来，说：“大清早又喝什么酒？整天酒来酒去，挣的钱不够酒钱！人家王才，不见和公社的人熟，人家这几年什么都发了。咱倒好，说是全家几个挣钱的，不起来的不起来，喝酒的去喝酒，这个家还要不要？”

韩玄子说：

“你要我怎样？你当是我心里畅快才喝酒呀！我为什么喝酒？我为什么一喝就醉？你倒拿我比王才，王才是什么东西？全公社里，谁看得起他！儿子、媳妇这么说，你也这么说，一家人就我不是人了？哼，我过的桥倒比你们走的路多呢，什么世事我看不透？当年退休顶替，你们劝我过几年再退，怎么着，现在还准顶替不？别看他王才现在闹腾了几个钱，你瞧着吧，他不会长久的！我不是共产党，可共产党的事我也经得多了，是不会让他成了大气候的；他就是成了富家，地主，家有万贯，我眼里也看他不起哩！大大小小整天在家里提王才，和我赌气，那就赌吧，赌得这个家败了，破了，就让王才那些人抿了嘴巴用钩子笑话吧！”

老伴见老汉动怒了，当下也不敢再言语。白银也赶忙开门出来了。

这是一个丰腴的女子，新婚半载，使她的头发迅速变黑，肩膀加厚，胸部高高地耸起来了。最是那一头卷发，使她与这个镇子上的姑娘、媳妇们有了区别。那是结婚时在省城烫的，曾经招惹过不少非议。她虽然五天就洗一次头，闲着无事就拿手去拉直那卷发的曲度，现在仍还显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她给婆婆笑笑，就夺过扫帚要扫，婆婆正在气头，说：

“谁稀罕你扫！披头散发的难看成什么样子？现在你看，烫发多好，梳都梳不开了，像个鸡窝，恐怕要吃鸡蛋，手一摸，就能摸出一个呢！”

白银受娘一顿奚落，返回小房，让刚起床的二贝去倒尿盆，自个对着镜子梳起头来，然后就洗脸，搽油，端了瓷缸站在门口台阶上刷牙。

皮肤很黑，就衬得牙齿白，一晚一早还是刷不够；腊月天自然是很冷的，而她刷牙的时候依旧趿着那双拖鞋。韩玄子将堂屋窗子打开了，“砰”地又关上，他觉得扎眼。婆婆站在堂屋门口叫道：

“白银，嘴里是吃了屎吗？那么个打扫不清？什么时候了，还不收拾着快往白沟去！”

2

白沟是商字山后的一个坳，离镇子七里，离商字山顶上的商芝庙三里，是全公社最偏僻的地方。这镇子既然是名镇，坐落的风水也是极妙的。以镇子辐射开去的，是七个大队，七个自然村。东是林家河，马门湾；西是箭沟垭，西坡岭；北是夜村，堡子坪；南是白沟。东西北三面几乎全在河的北岸，村村有公路通达，惟这白沟地处山坳，交通很不方便。从镇子走去，穿过河滩地，过了老堤，过新堤，河面上有一座木板桥。桥是五道支架，全用原木为桩，三十六斤重的石柱打砸下去，冬

冬夏夏，水涨潮落，木桩也没能冲去。这条河一直流归汉江，据《商州方志》记载：嘉庆年间，汉江的船可以到达这里，镇子便是沿河最后一站码头。那时候，湖北、四川、河南的商船运上来食盐、棉花、火纸、瓷器、染料、煤油；秦岭的木耳、黄花、桐油、木炭、生漆往镇上集中，再运下去。镇街上便有八家客栈。韩玄子的祖先经营着惟一的挂面坊，有“韧、薄、光、煎、稀、汪、酸、辣、香”九大特点，名传远近。至今，韩玄子还记得，他小时候，仍见过家里有上挂面架的高条凳，一人多高，后来闹土匪，一把火烧了韩家的宅院，那凳子也没能保留下来。

或许由于日月运转，桑田变迁吧，这条河虽然还是“地间犹是一”者，但毕竟渐渐水变小了，而且越来越小，田地便蚕食般侵占了河滩。如今的老堤，谁也说不清筑于何年何代，即使那个新堤，也是韩玄子的父亲经手，方圆十几个村的人联名修的。当然喽，汉江的船就再不会上来。以致到了这些年，河水更小，天旱的时候，那木板桥并不用架，只支了一溜石头，人便跳着过去了，猫儿狗儿也能跳着过去。

过了河，就顺着商字山脚下一个沟道往里走，走五里，进入一个深坳，这就是白沟村。坳中有一个潭，常年往外流着水，沿潭的四边，东边低，西边高，于是住家多集中在西边，正应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这些人家用石板铺了村道，一台一台拾阶而上，那屋舍也便前墙石头，后墙石头，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地是没有半亩平的，又满是料浆石，五谷杂粮都长，可又都长不多。唯有那黑豆，随便在硷硷畔畔挖窝下种，都必有收获，然而产量也是低得可怜。白沟人就年年用豆油来镇上兑换麦子、包谷。总而言之，是全公社最苦焦的大队。

二贝常常记着他们小时候的事。那时大贝领着他和叶子，三天两头到商字山上割草，拾柴，采商芝，挖野蒜，满山跑得累了，就到白沟村来讨水喝，或者钻到人家的黑豆地里，扯几把还嫩的豆棵子，在地头点火来烤，烟冒上来，呛得就要打